



祁智 著

我踩着爸爸的脚印，向村子里走。爸爸的脚印很大，踩进去，我都不认识自己的脚印了。

我看家了。我看到爸爸正在屋檐下挂一条大鱼。那大鱼的身子被报纸包着，露出头尾。我摸出最后一颗鞭炮，点燃，然后一扔——“啪！”

小水的除夕

xiao shui de chu xi



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

祁智 著

小水的除夕

xiao shui de chu xi

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小水的除夕 / 祁智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3

ISBN 978-7-5346-8359-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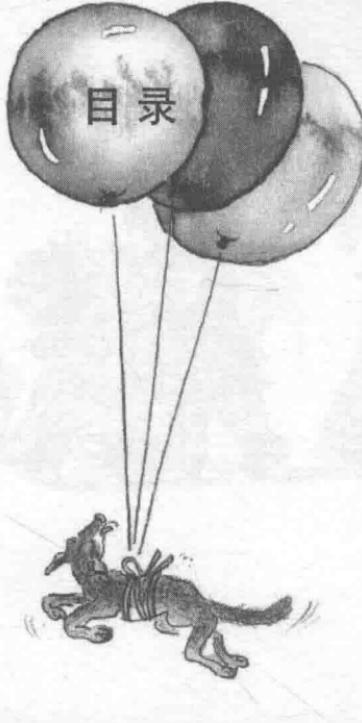
I. ①小… II. ①祁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79711 号

书 名 小水的除夕

著 者 祁 智
责任编辑 钟小羽
装帧设计 陈泽新 蔡 蕾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8 插页 3
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
2014 年 9 月第 4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46-8359-6
定 价 18.00 元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)



目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 今天放寒假了 | 001 |
| 2 涂改成绩单 | 013 |
| 3 我们的名字 | 024 |
| 4 卡在冰窟窿里 | 035 |
| 5 派出所有没有枪 | 046 |
| 6 在饭店的灶堂里 | 058 |
| 7 打死也不说 | 070 |



- | | | | |
|----|--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8 | 把裤子放上天 | | 081 |
| 9 | 看露天电影 | | 093 |
| 10 | 方老师家藏了人 | | 105 |
| 11 | 刘锦辉要去县里 | | 116 |
| 12 | 快要过年了 | | 128 |
| 13 | 炮兵不如爆米花 | | 140 |
| 14 | 把羊藏到树上 | | 152 |

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15 | 王兵下午去城里 | 164 |
| 16 | 兔子也要活命 | 176 |
| 17 | 猪油红汤葱花面 | 187 |
| 18 | 山羊飞走了 | 200 |
| 19 | 我不和女生洗澡 | 211 |
| 20 | 把年过了再说 | 223 |
| 21 | 我在路上等爸爸 | 235 |
| 那个少年到哪里去了(后记)…… | | 246 |

1 今天放假了



JIN TIAN FANG HAN JIA LE — — —
1 今天放假了

我的名字叫小水，在西来小学读书。

西来小学在西来街上。

一天中午，一架飞机从西来镇低空飞过。有人说看见了，有人说听见了。但看见和听见的，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西来镇上空很少能看到飞机。一架飞机，竟然贴着西来街的屋顶飞过去了，怎么可能呢？

我看到了那架飞机。那天中午，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。一只麻雀突然飞进来，在我的头顶绕

一个圈子，“啾”地叫了一声，飞了出去。它的速度真快，快得像用弹弓射出的一粒棟树果。我追到窗边，它已经站到棟树上，朝我眨着眼睛。它的眼睛下面，有一块白斑。这时候，一个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，从远处轰来。紧接着，我看到一架飞机带着巨响飞过。教室和我的耳膜，在巨响中震颤。

飞机像一只大鸟，眨眼工夫就不见了。

大家在争论中，越来越不相信有飞机低空飞过。我也开始动摇了。我真的看到飞机了吗，真的听到飞机的声音了吗？还有，那只麻雀真的飞进教室了吗？会不会是一个梦？

半个月后，西来小学收到飞行员环建国的来信。环建国是西来小学毕业的，和我们一样，也是方老师的学生。方老师做过他三年的班主任。他说，他驾驶战斗机执行任务，恰巧从老家上空飞过，就降低了高度，和父老乡亲打了一个招呼。

“从天上看，西来街就像一架巨大的飞机，停在江平公路边。”环建国在信上说，“江平公路就像跑道，西来镇就像一个机场。”

方老师一手撑腰，一手举过头顶说：“这是一个比方。这个比方好啊，很有想象力，很浪漫，也很美好。”



小水的除夕

XIAO SHUI DE CHU XI



1 今天放假了

JIN TIAN FANG HAN JIA LE — — — — —

方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。一手撑腰，一手举过头顶，是他的招牌动作。他在充满激情的时候，就会一手撑腰，一手举过头顶。他不是西来镇人，是靖江城西边的生祠镇人。一个外乡人，在西来镇很有名，受人尊敬。他会弹风琴、手风琴，会拉二胡、小提琴，会谱曲、编戏，还会唱歌、跳舞。县里要搞文艺汇演，县领导会说，把西来小学的方铭调过来搞几天。方铭就是方老师。每到这时候，方老师就要离开我们几天。

方老师还说，环建国做他的学生的时候，就喜欢爬树，喜欢看天空。

我也喜欢爬树。有一天，我爬到孙定远家的大槐树上。孙定远是我的同学，也是我的好朋友。他家的大槐树，是西来镇最高的树了。我在树上看到，天光从东边升起，从西边落下；从南边升起，从北边落下。房屋、树木、河流、田野、牛、羊、鸡、狗，还有人，都在我的脚下。我不能爬得更高，看不到西来街像一架飞机，但我看到了西来街的格局。

我把西来街的格局画在纸上。西来街是一个“十”字。南北走向的街长，南街又长一些。东西走向的街短。这样一画，飞机的轮廓清楚了。北街是机头，南街是机身，东街和西街是飞机的翅膀，十字街口是驾驶舱。西来小学，在南街的东



边、东街的南边；西来电影院，在南街的西边、西街的南边。它们一左一右，像飞机的两个发动机。

画好西来街，我的眼泪流了出来。我的目光像手掌一样，轻轻抚摸画上的西来街，被环建国美好、浪漫的比喻感动着。后来，我把看到的写到作文里了。

“对西来街的介绍，以后可以用你这个。”方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批语。

西来小学今天放寒假，方老师要对我们进行安全教育。

我们发完成绩单，发完“三好学生”的奖状、奖品，发完下学期的书，剩下的就是等方老师的安全教育。

“可以静一静吗？”方老师靠在讲台上，双手背在身后，笑眯眯地说。

我们平时很听话的，但现在没有像平时那样，马上静下来，而是乱哄哄的，像一窝开心的麻雀。

我跟着笑，但不敢大笑，怕引起大家注意。我昨天下午很丢人，右手被二年级的女生小麦拉着了。

今天早晨一到教室，大家就围着我哄闹。

“小水，拉你手的，是你的妹妹啊？”王兵说。

王兵的爸爸是县委副书记，妈妈是县教育局



JIN TIAN FANG HAN JIA LE
1 今天放寒假了

普教科科长。他原来在县实验小学读书。他奶奶想他，又不肯到城里去住，就要他到西来镇上学。他一年级下学期插进我们班，学习好，表现也好，毛笔字写得好，很快就当了班长。

我摆手说：“不是，我没有妹妹。”

“那拉你手的，是你的小媳妇啊？”王兵又说。

我摇头说：“是不是，是妹妹。”

“哈哈，小水说的哦，”王兵怪声怪气地说，“小水说了，‘是不是，是妹妹。’”

“噢——”同学们起哄。

我恨死小麦了。我看看我的右手，右手好像变大了。我慌忙把手塞进裤子口袋。

方老师笑眯眯的，等着我们安静下来。

方老师总是笑眯眯的。

“你们能不能不爬树呢？”方老师耐心地说。

“嘿嘿嘿嘿……”我们笑了。

孙定远站起来，大声说：“我们怎么可能不爬树啊，怎么可能啊？”

孙定远原来是一个很厉害的结巴。方老师要帮他改掉这个毛病，允许他随时站起来说话。方老师说：“你想说，你不要举手，站起来就说。你站起来了，说不下去也不要紧，你就坐下去。”



小水的除夕

XIAO SHUI DE CHU XI

孙定远讲话结巴的毛病改掉了，却养成了随时站起来讲话的习惯。

方老师也笑了，慢声慢气地说：“那你们从树上下来的时候，能不能不跳呢？”

我们又笑了，笑声比刚才大。

“我们怎么可能不跳呢，怎么可能啊？”孙定远说，“一步一步啊？我们又不是虫子。”

“那——”方老师比画着头顶的一个高度，“你们能不能不要从那么高的地方往下跳？”

方老师比画的高度，比我们见到的最高的树还要高。

“啊？那么高啊？”王兵把自己的帽子扔向屋顶。

帽子在金剑明和肖路军的头顶下落。肖路军伸出双手准备接，金剑明却站到凳子上，让帽子正好落在头上。

“归你了。”王兵向金剑明竖着大拇指。他经常给同学们东西，最喜欢说的话就是“归你了”。

方老师今天和以前不一样。以前放寒假或者暑假，他都是一会儿看看手表，一会儿看看手表。他要赶西来车站十点的班车，再到靖江城转车去生祠镇。行李昨天晚上就整理好了，早晨放在门房。安全教育做完，下课的铃声一响，他就拎着行



李去车站。进城的人再多，车站站长老顾都会把副驾驶的位置留给他。

方老师今天没有看手表，一次都没有看。他今年不急着回去。他要留下来，给我和小麦排节目。其实，我们可以不排节目的，但他说要排：“西来镇搞文艺汇演，西来小学怎么可能没有节目呢？”

教室外面的阳光，越来越好了。

窗子外面，站着一排杂树，棟树、柳树、桃树、柏树、榉树。有一棵棟树，枝桠上没有叶子了，挂着几个干黄的小果子。一伙麻雀散落在树枝上。它们叫几声停一下，叫几声停一下。

我猜想，这中间一定有那天飞进教室的那一只。到底是哪一只呢？我一会看看老师，一会看看麻雀。

“你们——能不能不下河游泳呢？”方老师说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我们坏笑着。

“啊……”方老师说错了季节，脸红了。马上要放的是寒假，不是暑假。河里结冰了，没人敢游泳的。

“在冰上走，走啊走啊，掉进冰窟窿里。”孙定远双手围成一个圈，然后慌乱划着手臂，做着游泳的姿势。



“八哥喜欢说话。他不说话，人家会以为他真是哑巴。”郭敏珍指着孙定远说。

“哈哈哈……”大家笑着。

孙定远也笑着，还夸张地张大嘴巴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忽然想到了拉我右手的小麦，心一慌，赶紧看窗外。

棟树上那一伙麻雀，有气无力地叫着。它们把头缩进蓬松的毛里，一团一团的，像堆在枝桠上。

两只喜鹊从我看不见的地方飞来，飘落到树枝上。它们机警得很，一上一下，左顾右盼。漂亮的鸟都是这个样子，神经兮兮的。但它们必须这样，否则早就绝种了。它们看到一团团的麻雀，有些生气。它们用长尾巴平衡身体，用力摇晃树枝。

麻雀掉了下来。掉到半路上，它们惊醒了，张开翅膀，先撑住自己，再四下乱飞。有一只麻雀飞走的时候，看了我一眼。它眼睛的下方，有一小块白斑。我相信，它就是我见过的那一只。

喜鹊“嘎嘎”叫着，开心地飞远了。

“你们不会玩火吧？”方老师说。

方老师今天说话总有问题，好像心思不在我们身上。难道是因为不能一放假就回生祠镇吗？



JIN TIAN FANG HAN JIA LE — — —
1 今天放寒假了

孙定远上前一步，从王兵的书桌下抽出一挂鞭炮：“点炮仗要用到火吧？我们不可能不放炮仗的。”

我们笑翻了。

我看看熊一菲。熊一菲没有皱眉头，也在笑。

熊一菲是副班长，爸爸在成都军区当团长，妈妈是西来中学的语文老师。她一年四季穿女兵的衣服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瓷娃娃。她很文静，平时喜欢扬起眉毛，微微地笑着。哪个同学不守纪律，王兵都管不住的时候，她就出来了。她不用说话，只要皱一下眉头，那个同学立刻就不敢了。

“爸爸年初五回来探亲。爸爸三年没回来了。”熊一菲前几天对我说，“我写信对爸爸说，要送你一个礼物。”

“什么礼物啊？是手枪吗？”我兴奋地问。

熊一菲指着我的头说：“一顶棉军帽。”

“啊，好啊好啊！”我的头特别大，总是买不到合适的帽子。

“放鞭炮又不是放火。”方老师总算说了一句幽默的话。

那伙麻雀，又落到棟树上。

“小水，把笔记本借给我吧。”刘锦辉小声说。



刘锦辉是我的同桌，是我的好朋友。我和他不是西来街上的，家在西来街西边的桐村。我很少听到他说话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不会开口。但只要说话，声音都是小小的，好像声音一大，会碰坏什么东西。

“借笔记本？做什么？”我问刘锦辉。我今年又是“三好学生”，领到一张奖状、一个奖品。“三好学生”的奖品是一个塑料封面的笔记本。

刘锦辉小声说：“把笔记本给他看。我就说是
我得到的奖品。”

刘锦辉说的“他”，是他的爸爸刘油果。

“啊？”我说，“怎么是你得到的奖品？”

“我就是借一下，给他看看。他看了，就还给
你。”刘锦辉说。

“不行不行。”我的手搭在刘锦辉的肩膀上，在
他耳边说，“万一拿不回来怎么办？我要向爸爸汇
报呢。”

刘锦辉没有失望，也没有责怪我。他带着歉意
向我笑笑，好像是在说，他不该提那个让我为难
的要求。

刘锦辉的表情让我很不忍心。我说：“这个……
这个有用啊？”我打开笔记本。第一页有毛
笔写的“奖”字，还盖了学校的公章。这个“奖”字，

是王兵帮学校写的。字很黑。

刘锦辉小心摸着公章的红印：“有用，这上面有公章。他什么都不怕，就怕公章。”

“这上面没写你的名字。”刘锦辉指着第一页说，“幸亏没写你的名字。”

刘锦辉突然说：“铃响了。”

刘锦辉的听力非常好。别人听不到的，他能听到；他听到的，别人要过一会儿才能听到。他甚至能听到知了爬树、蛇游过水面的声音。

果然，“丁零零……”下课的铃声响了。

“放假！”方老师紧走两步，拉开门。

王兵抓紧时间喊道：“过几天，我从城里回来，我们到小水家玩啊。”

“噢！”教室里爆发出欢呼声。

窗外的那群麻雀，吓得四下乱飞。我认识的那一只麻雀，在飞走的一刹那，看了我一眼。

我来不及看那一只麻雀飞向哪里。我和同学们欢叫着冲出教室。每个班的同学都冲出来了。大家勾着头、张开双臂，嘴里发出“呜呜呜”的声音，像一架架低空飞行的小飞机。

“噼噼啪啪……”王兵在我们身后放着鞭炮。

刘锦辉一手抓着自己的书包，一手抓着我的书包，也在跑。他穿着他爸爸的棉袄和单裤。棉